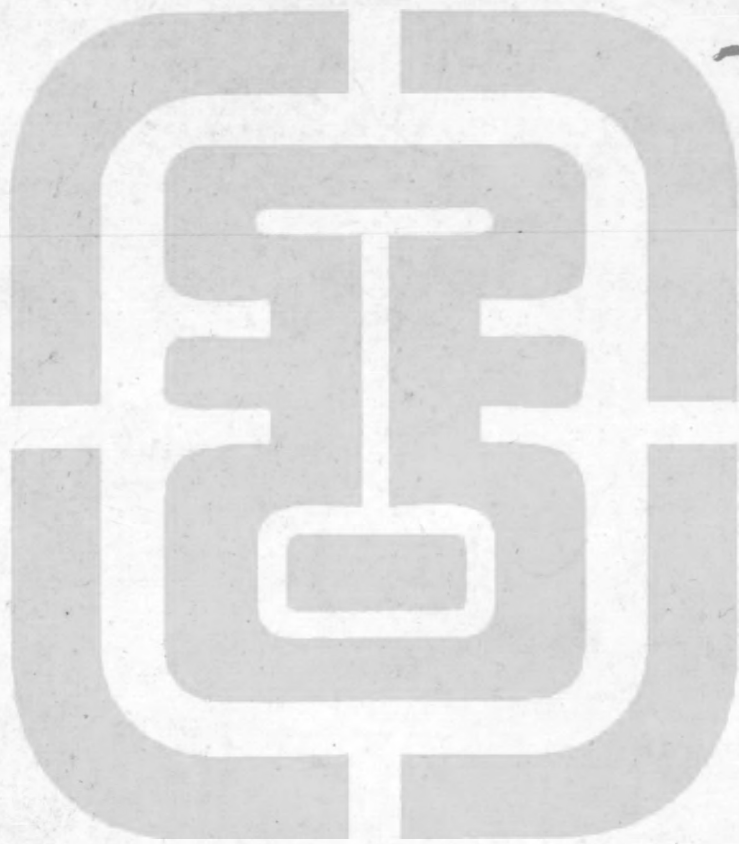


樗
隱
集

胡
介
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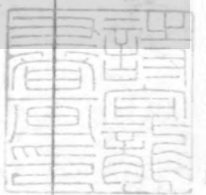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樗隱集六卷

臣等謹案樗隱集元胡行簡撰行簡字居敬新喻人至正二年進士授國子助教歷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遷江西廉訪司經歷遭亂乞歸專以經學授教鄉里事蹟見江西通志中考明史禮志載洪武二年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同



修禮書至者八人而行簡與馬是明初尚存故
集中晏公廟喻真人二碑均有洪武年號然明
太祖寔錄又載徵江西儒士劉于胡行簡等至
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固未嘗
受明官也行簡文章以冲和澹雅為宗雖波瀾
未廣而能確守法度不為絺繪塗為宗雖波瀾
元末殆李初雲陽集之流其詩什無多墨竹一
章於故國故君之思再三致意亦頗可見其節

操焦竑經籍志所列元末明初人文集最夥而獨
無標隱之日是明代傳本已缺今從永樂大典蒐
輯編綴釐為六卷著之於錄俾得與徐一夔劉崧
諸集並存於世以其人明不仕故仍從王棨張憲
之例擊之於元焉乾隆四十一年 月恭校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一

樂府

秋泉辭為方憲掾賦

山空兮欲秋泉聲兮瀏瀏濯吾纓兮光可以鑑洗吾耳
 兮若將奚求出友夔龍兮歸侶巢由桂為蓋兮蘭為輶
 挹茲泉以自潔兮紛來往兮巖幽噫泉可飲兮秋不可
 汙空山無人兮吾將誰徒

元

胡行簡

撰



五言古詩

題憲司鄒宗文山中野人卷

達志慕肥遯結廬南山麓朝隨猿鶴遊暮共麋鹿宿松
風入琴清蘿月照樽綠高情抗層霄文采振流俗嗟余
繫塵纓喜君騁遐躅遙睇孤雲飛白駒渺空谷

題篤御史所藏閻立本水磨圖

混沌昔初闢玄黃奠兩儀大化自摩盪萬古常如茲往
聖大有作妙幹天地機觀象斯製器飲食恒所資雙輪

琢山石激水相推移陰陽分動靜元摠繫坤維神功邈
不測畫手能傳之綉斧下霄漢披圖慰思願言運亨毒
庶拯斯民饑

送郭文達之溧水

迢迢秦淮水汎汎木蘭舟五馬倦馳驅言遡滄江流新
雨滌煩燠東風扇和柔垂柳拂征旆飛花明綺裘覽此
情景會因之騁竒遊祖帳盛才彥前驅列鳴騶蘆筍既
入饌鮭魚亦堪羞苦無一杯酒相送結綢繆空忝同鄉

契離惊入新愁永言屬貞操庶慰心悠悠

七言古詩

過錢清壩和達內翰題一錢太守祠

漢家太守賢且明三年使吏徹底清詔書徵入九卿署
山陰父老方知名百錢相送顏為泚去思無限情如水
殷勤為爾受一錢猶恐後來貪濁起祇令干戈紛滿處
乘時射利忘遠慮我瞻廟貌心孔悲揚舲又逐寒潮去

墨竹歌為竹山黃尚英題

墨竹相傳肇何世師承疑出有吳氏湖州城城相接武
筆精墨妙照四裔黃君結屋依竹山萬竿如玉森迴環
平民祇與竹為友琴書俎豆娛其間頻年扶策清江涘
慨想故山勞夢寐手拈生紙寫叢篁落筆雲煙藹蒼翠
圖成銜袖每自携時時舒卷慰遐思永言瞻棗修厥德
臨風長咏淇澳詩

臨清歌二首

臨春閨頭春雨餘家家門前泥濺裾呼兒汲水自朝暮

健卒荷戈喧里閭

濮上遺風古來賤鬻兒賣女何顏面
衛水多情向北流
百折迴環不相見

五言律詩

寄羅東高

每懷三竹逕來訪
百花原吟策登臨
倦塵纓應接繁山
園僂子宅地接野人村
肥遯多佳趣何如獨樂園

題匡山中竹深處

築亭臨別墅繞屋種琅玕
地隔紅塵遠牕涵翠色寒
穿雲分席坐見月引杯看
何日驅車宿相從共倚闌

泊湖口用伍大尹韻憶譚運幕昆仲

亂山環小邑訪友憶曾臨
臺榭荒榛合丘園宿草深
流風頻入夢往事足傷心
湖海交遊盡遺書杳莫尋

南山隱居

聞說南山下高人有隱居
兒堪了官事我自讀儒書
俯檻泉流急鉤簾樹影疎
不知塵世內此樂竟何如

送吳僧南還

遊方經歲久振錫遠南還欲逐帆檣去私愁道路艱秦
邦兵尚動官澗水猶慳若待驢魚美秋風好看山

送合流月底朗上人

寶界諸天近依乘雨露多垂衣瞻黼辰承詔講楞伽洗
鉢黃龍現傳經白馬馳綠楊江上寺嫋嫋望恩波

華上人還蟠龍省師

飛錫隨雲遠飄然去就輕山林師友誼江海故人情欲

論禪宗事空慙吏隱名歸尋泉石約相待濯塵纓

題張希孟中丞山莊

得志功成早林泉味更長引身思勇退與世貴相忘蘭
長秋紉佩荷深曉製裳白雲如有約常共宿山莊

題看竹軒

愛竹因成癖相看獨此君捲簾消永日倚檻弄寒雲月
影杯中見秋聲枕上聞歲寒心思在瀟灑自起羣

送友人之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落落循良守文華振士林郡連平野闊城俯濁河深
闕丹心在憂民白髮侵甘棠應種滿蔽芾藹春陰

七言律詩

和劉楚奇韻題張飛卿書房

流水環城樹幾株誰家市隱有幽居春聯綺席千鍾酒
夜擁銀燈一卷書花影搖牕消野馬柳陰夾岸蔭游魚
向來湖海心逾壯軒冕無求樂有餘

題楊伯禎詠歸齋

不羨乘槎訪斗牛辛勤結屋傍溪頭
褰裳秀攬芙蓉渚
紉佩香分杜若洲
欲慕聖賢尋樂處
還從童冠襲風流
詠歸觸物思何極
胸次應同造化游

題許克敬先生得畫竹兩幅名之日友竹軒

索居長恨久離羣
圖畫相看有此君
霜節慣從冬後見
秋聲疑向夜深聞
紺文照壁浮晴霧
黛色當軒起暮雲
京國題詩空悵望
江南煙雨翠纒紛

寄題錢塘張惟達僉憲藏書閣

高閣崢嶸倚碧岑興來隨處漫登臨潮生潮落陰陽理
牕暗牕明造化心載籍流傳從往古讀書經濟在斯今
何時散策胥山上共把遺編坐綠陰

采石李謫仙墳次余復興韻

脫鞵飛燕偶成讐機事相忘異海鷗知己舊來懷賀監
學仙何處覓丹丘沉香亭北名花老采石江寒草木秋
舉酒酌君招不得落紅滿地綠陰稠

左蠡阻風

龍祠巍鎮石崔嵬水樂尋常似殷雷風勢欲吹沙礫淨
濤聲似挾海潮來江從彭澤孤山合境界匡廬左蠡開
直欲揚帆歸故里題詩先到豫章臺

舟次彭蠡贈別同歸雪山和尚

淦水迢迢隔片雲京華邂逅却相親哦詩共對西山雪
把酒曾看上苑春湖海煙波千里闊林泉風月四時新
到家還憶同舟樂時寫鸞牋寄故人

重簡虞省郎兼寄劉仲修昆仲

賓鴻遙度塞高^雲交友無書思轉勞愛總還鄉辭魏闕翻
令避地託林臯紫薇春靜曾分幙白紵秋深未製袍最
喜劉郎能好客何時對菊泛香醪

贈張彥文省兄而回兼簡尊府梅翁

章水迢迢客路難高堂日望報平安大兒未遂鯨珍養
難弟堪供菽水歡霄漢風高鷓鴣遠江湖歲浼鶴鴿寒
椒盤獻頌將春酒惟有梅花耐久看

贈黃進士上禮部

清江自昔號名邦炳炳前修史冊光昭代將興周禮樂
大科今得漢賢良九天宮闕星辰近萬里山河道路長
三月都門楊柳發臚傳遲子接鸚行

次李監倉韻

江草微微綠又生東風吹暖過新正閒因物理推消長靜
閱光陰任晦明北闕上書勞舊夢中流擊楫想遐征謫
仙詩法垂千載喜見閩孫句有情

玉筍道中懷袁鍊師月舫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憶侍先君謁洞天至今猶記舊山川
蒼龍出洞寒雲合白鶴歸巢夜月圓
甲士連營門列戟羽人避地竈沉煙
貞元會合回嘉運稽首雲中望列仙

題封溪黎仲綽池上亭

城市山林境自殊
喜看新築小茅廬
延賓每對樽前酒
訓子長翻架上書
喬木千章環舊墅
新篁萬箇護幽居
結亭更欲依池水
何日登臨得共漁

七言絕句

魯令尹魯山之祖與危大樸之祖
聯第具存其往來書翰大樸題其上
魯山徵同賦

前輩交遊道義直
猶從翰墨見情親
兩家世澤流芳遠
奕葉聞孫事業新

江山秋色圖

連山縹緲樹槎牙
江上西風鴈影斜
萬疊秋光無限好
畫圖偏在野人家

平步青霄圖

縹緲扶桑曉日紅
千山雲氣自重重
東風穩借扶搖力
直上蓬萊第一宮

題扇與黃志仁

鮫銷分自水晶宮
團扇裁成璧月同
九夏南州煩暑息
滿天清意布仁風

墨竹

帝子浮湘羽葆飛
虛心長望翠華歸
天寒袖薄空惆悵
自剪衡雲學製衣

送吳如吾之四川

詩滿奚囊酒滿壺
春風隨客到成都
千巖雲淨花如錦
醉倚斜陽聽鷓鴣

和張自行過城南作畫

飛僊夜覲玉清家
曲按霓裳月未斜
宴罷歸來香滿袖
不知清夢繞梅花

思鄉

遙憶江南未得歸
私心日夜望庭闈
青山一髮渾如許

不識白雲何處飛

徐孺子下榻圖

漢家太守好尊賢一榻清高萬古傳莫嘆世無徐孺子
陳蕃不遇最堪憐

青山白雲圖

憶從扈從過居庸北望迢迢萬玉峯獨恨崑崙猶未識
未識至今長被白雲封

竹梅圖

姑射山頭綽約妃欲搴翡翠製荷衣夜深恐被湘娥妬
先拾瓊瑰踏月歸

題歐陽氏壽康卷後

八十年高矍鑠翁龐眉鶴髮照東風丹臺久占神仙籍
玉母桃花幾度紅

題張宗翰梅林書屋

花魁叢裏結茅廬細嚼寒芳助讀書他日廟廊充大用
調羹滋味意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二

記

將作院題名記

元 胡行簡 撰

將作院掾史伊克輝奉其院長之命持舊牘來請曰將作之為院久官于是者亦多矣而題名尚未立石此其沿革故實也幸次第以為之記予惟少昊氏命五雉為五工正虞周之共工考工皆將作之任也秦始皇置將作

少府後或更少府曰大匠曰寺曰監名雖不同其寔則一而已我國家因前代舊制既設工部又設將作院凡土木營繕之役悉隸工部金玉珍寶服玩器弊其治以供御者專領之將作院是寵遇為至近而其職任視工部尤貴且重也夫周官冢宰統職弊玉府以聽天子及后世子之用則國初命官之始以大司徒專董治將作寶三代遺意也公卿大夫士繼膺隆寄可不體設官初意而恪共其事歟院初設階從一品繼改從二品隨陞正二品院使二員累增為六員經歷一員都事一員後增二員又增同知三員僉院三員同僉二員院判二員照庶兼管勾一員屬吏增減舊無常額今定為十有四人官則悉書其爵里姓字陞改歲月吏則附見于下方

兵部譯史房題名記

國家混一海宇日月所照悉為臣妾凡政令之敷朝貢之入不問海內外馳一乘傳則無遠弗遠然使介雜還凌轢郵傳凡給驛符契不總之兵部謹其約束驗其合

否曷繇使姦偽不萌而使命無壅歟兵部設譯史十員
職專給驛自臺省貴臣下至一介行李但給傳出文
書行必使譯史以國字書之俗號伯勒赫伯勒赫者陰
寓防範之意也治事之所題曰蒙古房歲久漸圯譯史
某與其同志重經營之墻壁窓戶之污壞者茵褥几席
之故弊者皆葺治而加整飭焉外為周垣傍植花竹儼
然稱所觀瞻非求侈于前人也既成屬予記其事予惟
周禮六官分職其屬各有史漢丞相屬有掾史雖任有
輕重咸執事以奉其上也今幅員既廣諸國人仕乎中
外者言語不通國各有字俗既不同難以壹相凡官府
必設譯史以通語言辨文字惟兵部史專督海宇內外
郵傳選任為甚重居是職者階而為卿為相班班可考
因次第而悉書之以見國家用人之道蓋各有所重云

臨江廣壽寺記

臨江舊蕭洲後為蕭灘鎮地以蕭名相傳自蕭梁始宋
淳化間置郡郡既成城郭井邑官署民居儒釋老氏之

宮鬱乎相望廣壽寺不知始何年代或謂其地乃蕭梁之馬妃祠因以為寺蓋數百年矣寺近闐闐間貨殖之家樂崇其教宋咸淳癸酉住持僧孤山德如募監稅胡成忠撥田十餘畝元皇慶壬子住持僧無影妙月募縣尉彭存畊施田二十餘畝九都之小隄山石灰步則寺之祖塔基所在寺僧圖寂者之葬處也寺基舊在郡治東壬辰燬于兵僧惟德號雲峯建小屋以奉香火安徒衆方欲有所營繕會郡邑長更承詔即即治東建分憲之署割城南淨土寺廢址易之雲峯率其徒薙荆榛畚瓦礫櫛風沐雨不以為勞夙夜孜孜思復其舊積數年殿堂門廡皆以次成佛菩薩天人之像幡幢香火之供莫不畢備弘偉壯麗有加于昔見者咸漢其盛吁兵變以來通都大邑道宮佛刹悉化丘墟草莽歷年雖久能舊復觀者蓋鮮或廢而莫興興而莫之完者比比皆是惟雲峯竭心勞力成茲偉觀非力量之大不能也是役也協志以底于成曰慶瑞字雪庵如顯字心印效勞而相成

者曰晉圓曰福應曰永壽皆可紀乃為之銘曰翼翼梵宮倚乎郡城山川環合種地之靈統宗據會曰大雄氏攬秀發竒成此鉅麗丹楹刻桷畫棟雕梁如暈斯飛有煥其光昔否而燬今泰而治世道有寧有隆有輦崇大功果惟大力量仰止雲峯我心孔臧惟佛之教門開不二惟師之道演佛之秘佛常如日煥乎中天皇圖同久億萬斯年

節孝堂記

郡庠弟子負宋大寧甫數歲失怙母陳氏教育之以至成人迄今三十餘年相懽如一日構堂所居之第為奉親之所山水清麗互為輝映矗乎其東者曹王之嶺屹乎其西者相公之嶺其南則龍頭山北則有福相嶺皆挺竒猷秀如拱如揖而襟帶斯堂也親之起居游息家人之昏定晨省皆居而安之歲時令節會宗黨于斯燕賓游于斯奉觴以為親壽僉曰毋以節顯兒以孝聞宜名斯堂曰節考以徵永久大寧從余學攻春秋余嘉其事

親孝交朋友以信篤學尚義卓然有守非有賢母不能
有此令子也陳氏世儒家父海心先生兄愚亭昆季十
人皆以文學名故未嫁而習聞詩禮之訓既嫁而相夫
有道夫歿以死自誓篤於教子嘗語大寧曰宋氏仕與
學代不乏人汝父自意欲掇科以繩祖武不幸早世汝
能力學以不遂先業吾見汝父於地可無愧矣大寧泣
聽不忘家貧悉力婦事以供束脩費大寧既成立其養
母之心亦無所不至母嘗感疾大寧心動亟歸侍湯藥
伺愈而後還學必戒其家人曰汝事吾母猶吾在家時稍
有不謹不汝貸也母之心常念乎子而子斯須不忘乎母
也吁婦之從夫終身不改子之於親終身而慕古昔盛
時為人子為人婦莫不各盡其道迨共姜以守義稱閔
子以孝行著孝子節婦之名立矣大寧母子蓋聞其風而
興也世之人倘聞宋氏之風興孝立節彞倫其有不叙
風俗其有不厚乎登其堂者可以油然而興思矣

富春堂記

煥往升斯堂奉觴為壽共論子陵隱居之樂以頌其世
美庶不負名堂之意茂淵之尊公字定和居鄰邑庠是
以能篤意義方云

道玄齋記

清江楊氏世為良醫師士大夫咸宗尚之至于道玄不
知其幾世矣道玄擅醫名于時尤好儒術闢文室聚軒孔
之書咸列左右暇則端坐諷玩研極旨要蓋深有志於
茲道也搢紳之士號之曰道玄齋屬予繹其義夫道充

滿乎天地散見於事物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江之
流峙皆道也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方技之屬亦道也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參而為三亦充夫是道之大
者而已道而至于玄斯為極矣但玄之一字凡儒書所
言若天之玄舜之玄德其義或殊也老子曰玄之又玄
則玄者至美至善而無以加之謂也老子之所謂玄其易
書之所謂神乎老氏之學大槩以清淨為宗以養性為要
其說與軒轅相近似漢初治其言以黃帝老子並稱良

有以也道玄觀乎黃帝老子孔氏之書區別其源流究
極乎同異掇其同乎道者以治吾心以修吾身則斯道
之玄無以易矣窮而獨善守此道也達而兼善推此為
良相良醫同乎濟物無二道也道玄之學能究斯道之
矣醫之道通乎神聖工巧獨非玄乎搢紳之士咸尊道
玄曰玄齊先生真知言也道玄之大父志可翁年九十
餘視聽不衰學行益著則斯道之玄蓋世守之矣吾聞
楊氏系出岷峨蓋子雲之裔子雲作太玄千數百言
以儼周易其書具在質諸家學尚有足徵否乎幸以語
我

聞禮堂記

友人楊伯禎侍親槎溪之上讀書取友不妄與人交往
來封溪恒語予曰能從禮相與有桑梓之好賦性敦厚
有志于學名其所居之堂曰聞禮幸為之記曰先聖教
伯魚以學禮儒先君子備釋其義不敢贅為之說夫有
天地即有是禮記禮者謂天尊地卑而禮制行矣是禮

肇於鴻濛之初而成於太極之後陽升而在上天之所
以尊也陰凝而在下地之所以卑也君尊也臣卑也父
尊也子卑也君臣父子之分固法乎天地矣天地造化
運行不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各從其序而不相雜此
天地之禮也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君臣也父
子也其道固法乎天地矣夫婦兄弟朋友豈獨不法天
地乎皆禮之當然猶天地之運四時成萬物也從禮處
乎家庭日用之間酌酢事物處父子而全其孝慈處兄
弟而全其友恭至于夫婦為人倫之首處之各盡其道過
者節之不及者文之全乎彛倫合乎天理則禮之本立
而人道備矣禮與天地同節蓋謂是也過庭之訓伯魚
聞之從禮讀聖人之書而見之躬行亦猶親炙而聞之也
庭子弟朝夕侍從禮之側觀儀矩之間亦猶親炙聞之
矣禮書浩繁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他日從容翰墨之餘
尚與伯禎從禮論之始綴是語以為之記

存心堂記

君子之務於存心者何也蓋心者性之邪郭其蘊之為四德發之為七情皆心之所統故心之能存則性得其養情無所縱而後為成德之君子焉清江黃氏遜志之令子曰子範為郡庠上舍生名其燕處之堂曰存心因其氏斲余為斯堂之記於是記之曰為學而存心者一也而心之所存者非一也存心以敬主一無適必常收斂必常惺惺故曰一也四端發見隨其所遇故曰非一也其存心於仁乎仁莫大於愛其親小而至於伐一木殺一

獸必以其時是亦仁也存心於義乎義莫大於敬其長小而一毫不妄予一毫不妄取是亦義也存心於禮乎禮之大者在安上治民小而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亦為禮也存心於智乎智之大者在窮神知化小而識昆蟲之變化辨草木之華實亦為智也嗟夫心雖方寸之微而包括天下之理君子欲是心之存非徒寂然而不動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之飭躬以之樹勳為忠為孝感繇於心子範將繇郡學而升之成均薦之春官

其筮仕有日故告之以是云

稽古齋記

友人晏彥文賙書語余曰往歲自洪還廬陵辱贈以言
距今十有餘載相慕如前日也結廬郡城之陽名其讀
書之室曰稽古幸為之言以自警余嘉彥文之有志乎
古因為之說曰虞書贊其君臣咸曰稽古蓋以之德之
盛垂之簡冊為天下後世法也宣聖刪書斷自唐虞以
下士欲稽古舍是將何所法乎夫堯舜與人同耳古之

人可為堯舜吾獨不為堯舜乎生斯世得天地之氣以
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古之人非有異乎今也今之
人非不能如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即其書而
觀之於堯則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也於舜則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也堯舜之治天下所以為帝者之盛咸
以是而推之耳士而法乎堯舜得志則行道以濟時不
得志則脩身於世其道亦不出乎孝弟彥文脩之於己
行之于家必曰吾之孝弟何如堯舜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非有家也古之時或異乎今之時淳龐未散也今之人不異乎古之人性本同也世道有異人之性無異也謂今之人不可為古之人非知言也行古之道則可以為古人矣人皆可為堯舜豈欺我哉若曰稽古而致力於記問詞章則桓榮之流矣非篤志于古也殷賢相告其君亦曰學于古訓有乃獲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彥文能師乎說則盡乎稽古之道矣彥文推蘄氏遺意論士之品三雖極其名狀然但可以警乎今之人難與稽古並論也何時重會諒有以起予焉

篁谷記

淮士朱信伯語余曰維揚之六合先世所家也淮地多平行少山距吾之居有谷焉山勢迴合狹外而寬中家君結廬其間環植以竹藏修于茲不知其幾十稔矣士友因號之曰篁谷先生形諸咏歌凡若干首李秘書五峯序其篇端而始末不悉幸為之一言余稔信伯曰揚州土宜篠簜則居于其地者家有竹也往在承平嗜利

者包山絡野恒以畝計釋老之流冠帶之士凡好事者
多植之斬窻間以娛心目或以竿計焉喪亂以來園池
臺榭悉化為丘墟瓦礫而竹之產茲土者牛羊牧之斧
斤伐之蓋已赤地無餘矣尊君所居之谷尚存而無恙
豈非神明之所扶持而竹君平安有能日報者乎信伯
曰淮當兵衝蒿萊滿目所謂篁谷第見夫芳草萋萋流
水泠泠耳眷眷斯谷而不忍忘者屋家之君所基也竹
家君之手植也屋燬矣結茅葺之猶有堂構之思也雨
露之養萌蘖之生竹尚可以封植也家君之好竹豈欲
儼封君耶蓋竹之為物其心虛似有乳容也節直似有
守也貫四時而長青傲冰雪而獨立有君子之德焉家
君累經亂離不易所守蓋比德于竹也故惴惴焉保夫
咏歌之什恒恐失墜以為家君憂爾余喜信伯能成其
父母志因次第是語使歸而質諸庭訓尚有徵焉篁谷
先生字朝實篤學善文父子之學蓋皆有源委云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三

記

春暉軒記

元

胡行簡

撰

湄湘之東兩舍許有山曰湓峯挺竒聳秀外固而中寬
世居其麓者黃氏也黃氏之俊秀者曰璞字石瓊五歲
失所怙母徐氏躬自鞠育至于成人母高年康強曲盡
孝養居第之左闢小軒為奉親之室浙右趙行素先生

為之名春暉取孟東野語也璞屬余為記遂為之言曰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功用之大莫盛於春凡其自生自植勾萌甲拆沐春陽之暉而臻于蕃廡者莫草若也以一草之微沐春暉之恩發榮滋長得遂其性陽春德澤何如其深且厚也母之於子亦猶是耳孩提之生蠢然無知動靜食息不能適其節癢疴疾痛不能謹其微為之母者心誠求之所以致其鞠育之勤俾至于成童何如其用力也暨其長也教之使學為之有室幹蠶承祧克自樹立母心始得其安而有終老之望也然春暉之及物不勞而成功母之鞠子何如其勞也免之念母心猶寸草至微也母德如春暉至大也將何以竭其報哉東野可謂善形容矣然觀天地之化四時具而後成歲春而生之夏而長之秋而成實冬而歸根四時不具則歲功虧矣言春暉而違乎三時則天地造化所以生物成物不能全其始終矣詩之言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親息之大蓋同乎天無一事而非仁也無一息而不愛

荷峰也玉虹蜿蜒泓澄如練滔滔安流環吾廬而過者
長江之發乎杯溪也清時暇日藏脩于斯游息于斯境
曠地偏纖塵不到微風動竹戛玉敲金唔呶之聲與竹
韻相和殆如雅奏之發乎鈞天黃鍾大呂振乎瓦缶之
餘也夫貫四時而常青傲冰雪而獨立者竹也君子有取
焉竹之心猶吾之虛而有容竹之節猶吾之直而不阿
蓋比德于竹而結屋于斯也昔之愛竹者多矣然託竹
之美形容盛德莫如衛武允良昆仲誦淇澳之詩切磋
琢磨交致其力奚患學不成名不立哉為士者希賢尚
其勗之

瞻藜軒記

蕭峽居塗山上游山水清麗觀金華黃文節公十詠備
見其勝峽西四十餘里有橋曰金名乃揚名斷金兩鄉
水出為橋之埃多舊家彭城劉氏世居之族為金川望
其族之尤彥者曰翰烈為郡庠弟子員嘗從余授春秋
相與有年請余顏其讀書所予因名之曰瞻藜蓋取劉

向事也向漢之宗室嘗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持青藜杖來訪自稱太乙之精吹杖端烟光洞照幽隱盡以天文祕記授之向由是探賾造化博極羣書為漢儒宗翰烈向之裔有志于學聞乃祖之風固宜勵業以紹休前聞人不但慕其名而已夫瞻者自卑而望乎高自下而望乎上詩云瞻仰昊天瞻彼旱麓皆是也青藜之光寥乎濶遠可望而不可親矣游目雲漢之上瞻乎奎壁之間文章昭回之光晔然與太乙青藜之焰相為輝映神交意合凡德於觀感者自足以發揮文采而書眼如月載籍蘊奧可以洞見而無餘矣瞻彼棗竹猶可資以比德瞻青藜之光以名斯軒固可與之匹休也或者謂太乙青藜之光乃好事者之言則世傳既久不可謂無是事也子房遇黃公編其遺書豈亦無是事乎余嘗經穀城山謁黃石公祠檜栢森嚴穹碑雄文駭人心目凜然使人起敬惜劉向之遇太乙未有列之祠祀垂之紀述無徵而人弗信爾然太乙天之尊神漢廷多祠祀之云

靜隱齋記

司徒辨章公鎮西江幕下多材能之士予奉使咸得見之任君從禮侗儻士也往掾湖東憲與予弟行義同署故相知尤深間請曰吾家在河東土厚水深民俗樸茂高蹈遠引之士多居其間今雖宦遊四方非予心樂也故鄉風物寤寐見之於是匾其所寓之室曰靜隱欲將歸乎故鄉習靜以寄吾隱也予復之曰動者靜之對也顯者隱之對也唯靜故隱唯動故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凡其可見者動而顯也其不可見者靜而隱也人位乎兩間動靜隱顯與造化為一固將體天地生物之心以彌綸斯世潤澤生民豈可貪乎隱居之靜愘然無意斯世哉今疆場未寧甲兵未戢方當運籌出奇掃清氛祲使功昭于時名垂于後然後幅巾還鄉優游林壑靜隱之樂孰大于此若超然獨往果于忘世則非時中之道矣君肄業胄庠通乎儒術諒有見乎斯道奚俟予言

思益齋記

友人黃尚德訪余蕭州寓舍因請曰筠陽謝從震篤志于學名其藏修之室曰思益求為之記余曰經以不學而思為無益也今乃以思為有益何相戾也尚德曰從震以思益名其齋非不學而思也欲立志講學以求新益也乃為說曰君子之所以學曰致知曰力行交致其力庶進乎益也致知矣而不力于行是徒知而無益也專用其力于行而不致其知則何以為行之本而有益于已乎徵之于易巽上震下其卦為益震雷也巽風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所以為益造化之妙固相資而成也即此而觀則致知力行必內外相資然後可以日進乎益也然將何以用其力哉見善而能遷益也有過而能改益也讀書窮理日用行事謹吾心之所發審乎善惡之機發乎善則推而行之發乎惡則遏而絕之今日行一善為明日行一善為積累之久雖無求益之心而進德修業日進無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又何待于思乎吁學而不思思而不學非能有益也學

也思也聖人教人之要法其功欲兼盡也思進乎益是學必求其成也顧吾之立心何如耳益之上九以立心勿恒為戒思造夫道者尚鑒于斯言也從震世本筠之名族前代盛時決科者凡幾人名薦書者凡幾人家學相傳綽有源委從震既力學常存求益之思將見其繩祖武追先哲不難矣思云乎哉

堅白齋記

余幼讀徐偃王碑知徐氏為三衢名族代有聞人往歲承乏詞林與衛士徐志尹同署文學醞藉蔚為儒林之彥今游番禹復識郡守徐公炳文侃侃乎松栢之姿皎皎乎冰霜之操信徐氏之多賢也公嘗名其讀書之所曰堅白齋措紳咸頌詠其美僕不敏謹稽其章旨為公續陳之佛肸之召夫子也知趙氏不足與有為欲得聖人行道以濟時也聖人或行或止其動以天子路未知耳譬物之堅白為磨之而不磷也涅之而不緇也佛肸能免我哉學者則異乎是矣金至剛也或化為繞指之

柔衣本素也或為風塵所緇理同然耳在聖人則不然其堅也猶山岳峻峙震雷不能破之其白也猶白雲之白凝塵不能污之蓋聖人之德純乎乾剛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皜乎其潔也誰得而磷緇之吁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去之數千載遺書尚存觀其書迹事聖人德容可思可法無徒慕其名也吾觀公秉心堅正而不為物撓操行潔白而不為欲遷蓋知學聖賢者宜以堅白名齋也古昔座右有銘咸以自警公藏修於斯游息於斯循名思義進德孰有涯姑書是語與同志者講焉

友古齋記

西昌據青原上游山勢四環江流如帶英華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士生其間多秀而文若劉子高氏王子啟氏廖子謙氏皆辱與余游而鍾仲輔氏則又因子高而識也仲輔名其讀書之室曰友古徵為之記夫友也者友其德也古之人不可得見矣况可友乎吾所取以為友者質之載籍以觀其言考諸行事以觀其德友諸吾

心措諸吾躬古之人能致知矣吾獨不能焉古之人能
力行矣吾又奚不能焉致知也力行也古之人所以為聖
為賢皆是道也生乎今之世欲友乎古之人要必自
知行始然將何以用吾力也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夫孝於親友於兄弟日用之所常行夫人而能之也
奚獨堯舜然哉堯也舜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知之極
其至行之極其至耳世之人具是理而不能知也汨于
欲而不能行也堯舜之事載諸方策吾取以為法焉曰
孝曰弟不如堯舜不止也處乎君臣處乎朋友莫不
皆然庶無愧乎古之人庶可謂之尚友千載庶可謂之友
其德矣舍是不務從事於記誦詞章之末習為詭異以
驚世駭俗謂之尚友古人則予不得而知也子歸至西
昌見前所謂三君子者質以斯言必有以教我

虛白軒記

銀漢澄秋金波麗夕余燕坐寂然心志凝然觀夫天地
之大六合之廣瑤光滿空萬里一色慨然曰茲非所謂

虛空生白者乎莊周氏以蓋世之豪負邁往之氣吐詞立論欲前無古而後無今也詩書禮樂仁義道德所以扶綱常立人紀周反欲離而去之棄而絕之然是道也周非不知也不過肆為寓言以勵其驚世矯俗之志耳故其著書雖若歷詆聖賢而尊之之意固非不知也虛室生白之論乃有見乎此心之妙與吾儒蓋不異也夫宇宙至虛也而涵萬象為吾心至虛也而具萬理焉虛則吾心之量也白則吾心之理也鴻蒙未判虛白也混

而為一不得而名狀也太極既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吾體即天地之體吾心即天地之心靈臺澄瑩皎如日月非所謂虛室生白乎斯言也非寓也天下古今之通論也即儒書而驗諸南華之書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也毘陵高允昇治清江游心冲漠澹乎無營蓋得於清淨寧民之要公退之暇坐乎虛白之軒黃卷中與聖賢相對凡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觀之造化體之吾心天君泰然輝光發越斯道在我矣措之于用則坐乎

廟堂之上包乎海寓者此道也察乎幾微而幽隱畢照者此道也允昇有見于此異日造詣何可量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尚推是道而準之為

順德堂記

人之為道也莫先於愛親之仁敬長之義蓋仁無非愛也而必先於愛親斯所以為孝之至義無非敬也而必先於敬長斯所以為悌之至然孝悌而謂之順德者何也蓋天之降衷者均也人之秉彝者均也千萬人之心

即一人之心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故推而達之天下無不同是以謂之順德言乃良心之自然非強為之也

郡學上舍生熊氏仲章清江之俊彥也其所居之堂揭之曰順德蓋以為修己治人皆己之分內事而治人之道必本於修己修己之道必先於孝悌孝悌之道則所以為順德也故其處家則愛親敬長德之順也其事師則無犯無隱德之順也其交友則聞善相告德之順也立朝而事上則嘉猷之入告德之順也或出而涖民則

承流而宣化德之順也處內處外無非順德而不悖無非由愛親敬長推而達之天下蓋如是夫仲章之父雲瑞性淳樸善訓子而子又克孝吾友某為余言仲章之賢余故為之記其堂所以勗其德以為事之本也

谷雲記

渝之南有山巋然獨秀曰鼎山山北折數十里竒峯疊巘層見互出有谷為介乎銀沙之上陂陀環合外固而中寬鄒先生為憲之所居也回眺鼎山立當戶外白雲

來往宿乎簷端因見號曰谷雲為學者遂稱之曰谷雲先生先生少有四方之志嘗汎彭蠡觀匡廬游鄂渚登黃鶴樓方岳重臣薦掌教鐸位弗酌其志道弗見於用慨然曰吾將歸吾谷中與吾雲相莫逆無復出岫之想也携書歸隱唯雲是依先生不忘乎雲雲未嘗離乎先生也乃即雲谷深處結菴一區為游息之地朝而出游雲隨杖履莫而來歸雲在几席斯須不相違也余嘗造斯谷弭節徘徊留宿其館雲氣悠颺飛舞左右先生曰

斯雲也紓之則亘乎八紘歛之則不盈一縷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我與子素相好雲特相親狎也余因諭諸雲
曰雲乎雲乎將長為白雲而棲遲山澤乎抑變化青雲
而霖雨天下乎但恐蒲輪詣谷而雲為之先驅矣雲默
然不應先生舉觴而歌曰吾之隱兮雲為居吾之出兮
雲為輿相時而動兮雲隨吾而卷舒絃吾琴兮讀吾書
山谷無人兮唯雲與俱侶斯雲以自娛兮與造化而為
徒歌聲繞梁聞者胥悅白雲依依若有德色乃相與劇
談援筆而書以授能賦者屬而和之因記其事如左

雪軒記

造化嚴凝之氣至冬而其令始成四時景物之變惟雪
色為得其正蓋白可受采而其質之美必醞釀之久而
後可成也雪之在天地間非特騷人韻士好之雖樵童
釣叟皆喜衝冒六花而往來山林傲睨江湖也豐城鼎
允儀世居穆湖之上嘗名讀書之所曰雪軒求為之記
子攻詩及書而為學之志篤也觀乎雪足以進德矣夫

雪之作也積之有其漸而成之不計其功北風其涼質
之始胚胎也上天同雲華之始芬敷也萬里茫茫上下
一色際天所覆迥乎纖塵騁余目於八荒其殆將超乎
太素之先而會造化於吾心也子之名軒豈得觀雪而
進學乎抑對雪置酒高會以娛賓乎允儀曰嘗聞孫康
映雪而讀書矣程門高弟立雪而侍師矣鄙志固慕乎
此也余以其言之可采遂書是語以為之記俾知所以自
警云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四

記

晦園記

元 胡行簡 撰

余擢第八翰林細國史竊觀世皇混一海宇不愛高爵
重幣禮致巖穴之士有自布衣趨拜極品者綸音諭郡
國懷材抱藝晦迹丘園者悉以名聞清修苦節之士由
是彬彬矣江右以遺逸徵者臨川吳文正公公之學問道

德海內皆所知尊聞其風而興起者豈無其人而余未之見也余持憲節還鄉慨然有遯世之志蓋漫士而樂於隱也嘗遊金灘之上留宿盧氏館以中出晦園二字示余曰翰林吳圭一所書也余諗以中曰君真有意於隱乎抑悅是名乎以中曰吾得姓受氏實始於朱先世由新安徙渝之蔣溪遠祖繼盧氏後歷世滋久遂仍其姓不敢易也嘗營別墅於居第之左竹樹陰森園池雅飭主一榻其中每杯酒從容輒曰君故新安之朱則紫陽夫子之同派也學者尊紫陽曰晦庵先生豈不可邈先生之餘澤仰大賢之高風名斯園曰晦園乎余辭不敢而圭一故為之書兵燹屢更園已蕪廢而斯字猶存豈詩書之澤尚存而不墜耶幸為記之余聞兵變之初文臣武將領郡寄握兵權者多望風先遁使郡縣兵墟赤子塗地通都大邑鮮能為斯民保障者以中獨奮空拳冒白刃率其鄉民僂力抗敵以保鄉井聞王師至則簞食壺漿率先迎候努力前驅鏖敵兵奪其戰馬

郡城遂復邑境以安其功有過人者臨江鎮帥定子靜
余同年進士也每談以中之能曰以中倘貪富貴則勲
業可立致悉其智慮恢復鄉都不過欲歸安田里遂其
冲晦之志而已魯仲連一出而却秦皆隱者也余聞斯
言而起敬之夫君子之出處非有心於顯晦也當可為
之時則析圭擔爵願為帝臣處乎叔季則懷瑾握瑜以
韜光養晦非沽譽也以中退處丘園屏迹自晦兒孫林
立篤意義方賓友過從情致款洽優游晚節樂孰過之
矧金灘之地介乎清江碧嶂間章水經其南秀水環其
北山川獻狀資乎吟眺與晦園之景互映帶也余與以
中有交游之雅因次第其事倡能賦者詠歌之

聽雪篷記

荆揚地卑多水民之利懋遷逐漁釣者多樂舟居而功
成名遂之流隱居求志之士若鴟夷子皮煙波釣徒咸
扁舟江湖以自取適於是林栖邑居之士恒慕效之名
所居室或曰蓬屋曰畫舫齋皆是也堽豐城劉伯序從余

同年李信甚豐學攻春秋試有司輒不偶乃悉其聰明專精于詩往往膾炙人口築室劍水之西以供吟嘯規制如舟題曰聽雪篷求為之記余謂之曰古之人有聽雨者矣有聽松風者矣雪無聲也何自而聽之伯序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之始作也敲乎鴛瓦躍乎文陛如擲珠如撒玉固鏘然而可聽也及夫密雪既下飄風載興洒牕紙折巖竹小聲紆徐大聲震厲倏然而有倏然而無殆如石聲之難和絲聲之斷續也少焉夜氣澄寂隱几微吟吾伊之韻風雪之聲雜然相和恍兮如休乎舫艫之中而聞波濤之澎湃漁歌之款乃也則吾之聽雪豈為過乎余曰聲出乎物聽因乎人善視者視於無形善聽者聽於無聲子之聽雪猶近乎有聲也無聲之聽雖質之鴻濛混沌不能知其然也然則將如何太虛寥廓冲漠無朕上天之載妙在無聲如斯而已矣康節之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冬至所賦也雪冬至而盛陽至子而復靜以求之造化在我矣奚聽為時

夜將半牕月如雪相視一莞寂然無聞遂書以為記

棲碧山房記

道士錙秋碧名其居室曰棲碧山房宋學困題之劉仲修記之予游西峯而見焉蓋二絕也秋碧復徵予言予惟碧山隨處而有顧棲其間者何如耳往嘗北過居庸南登閩嶠見諸名山高摩青天壓坤軸攢峰疊巘競秀爭妍每山水會處則亭觀之美室屋之麗駭人心目間從好事者游焉非老子之宮則釋氏之居也其徒之處乎茲山與俗浮湛視世之人無以異恬不知碧山為可樂也秋碧則異乎是所居之室不雕不堊中設玄武象傍列孔老之書泊然靜守獨與神明居開牕而坐則碧山之清浮乎几席據樓而吟則碧山之潤溢乎筆硯朝而游焉夕而休焉起居飲食莫不與山接是碧山之棲他人或未知其樂獨秋碧能知之也或曰大江而西山之名載籍著遠邇者曰匡廬曰葛峰曰玉笥秦漢之君南巡至九江嘗望而祠之多靈藥可服食古仙異

人恒來往其間秋碧不彼之棲獨眷眷乎此何居予復之曰一丘一壑咸有勝趣知其可樂則穹壤之內山皆可棲也不知其可樂則泰華吾知其高爾崑崙玄圃吾知其竒且遠爾非有得乎山之趣也矧西峯舊傳有梅南昌遺跡則秋碧固聞梅君之風而棲乎是山也秋高氣清氛埃澄寂與秋碧徘徊石壇之上仰視層旻俯眺八極招梅仙於渺茫納萬里於一碧尚吸沆瀣而賦之姑記斯語俟知山之樂者擇焉

方壺記

西夏常公少有高世之志家故名族生長富貴恒欲展視軒冕寄興煙霞揮斥八極與造化者游因號曰方壺四方之士想其風采咸以為神仙中人非流俗所能測也予游崆峒公特列高仲所為記求著其說予與公有通家之好奚敢以蕪陋辭予聞方壺乃海中神山之一仙聖所居其說具載列御寇書世以為寓言咸莫之信惟山之有無不足深辨所謂神仙者若果有之要必離

世獨立超然物表非沉溺聲利者所能也世無仙山則
已有則唯無欲者能窺其奧秦漢之君窮極奢侈欲浮
海以求非惑歟嗚呼天地肇分鰲極已立神州赤縣環瀛
海以為奧區聖神代作彌綸玄化斯民熙熙皞皞躋
乎壽域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此蓋域中
之神仙人居其間者咸有至行則亦仙聖之儔也世衰
道熄七雄並爭赤縣神州幾何不為鯨鯢之區民殆變
為異類矣列禦寇生乎其時厭濁世之糝糠悼民生之
寡遂意為中國不可居矣海中乃有神仙所居曼絕凡
俗庶乎可求而世人不能超然以獨往也噫列禦寇之
言若是殆亦憂世者歟矧當時避世之流固有往來商
山桃源之間而世人未之識也謂世果無仙山然歟否歟
公博學好古工為詩文以方壺自號豈好語怪神者蓋
如子房欲從赤松子游俟他日名遂身退翛然歸隱
優游江南諸名山人之見公者或邂逅于此而復遇于
彼出入隱顯莫知所終安知世之人不以為仙如南昌梅

福云

序

矩堂詩卷序

余假寓蕭水之上與豐水壤相接水之西有佳境曰矩塘居其地者多秀而文恒欲往遊而未能也余君所瞻邂逅紫宸之宮貌清而古學博而通飄飄然若神仙中人因數相往還常語余曰我余氏之先異人司馬潛為相宅曰子孫蕃昌代有顯人即今矩堂是也五有餘年

于此矣居第之前有山相望屹然獨立咸目之曰方岡前豐城尹林元凱見其勝境曰矩者方也塘以矩而岡以方名皆可觀法宜顏其讀書之室曰矩山以著其美遂書而揭諸楣間仍為之序先生辱與吾游能不為之言乎退而稽諸聖賢之書曰不踰矩曰絜矩釋者謂矩所以為方者也君子之為學也靜以修己莊以待人敬義夾持凜乎恐墜内外交修求合乎矩庶乎其行之方截然如山也觀乎山斯知之矣端雅靜重山之體也蓄

洩雲雨山之用也陰晴朝暮千態萬狀不能汨乎山猶日月之間酌酢事變不能撓乎我也煙收霧斂嶄絕若屏儼然儀型相對几席我之厚重不遷猶山之萬古一碧也知者觀乎山斯可進德矣雖然天下之山莫高於泰山故號為岱宗言四方之所宗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今君既名藏修之室曰矩山而字曰所瞻其志蓋可見矣所瞻之大父必誠先生文學節行為世師表嘗為撫之儒學教授樂其故鄉山水遂歸隱不仕云

求志亭詩序

予以使事出西昌叅政全公肅客快閣之上顧瞻江山情景具集距城六七里林木掩映閭閻叅差或指示之曰世珠林市也有劉氏者居之數百年矣由唐迄宋舉進士者三十有七人去年秋劉氏之以賢能稱者曰楚字子高復貢于鄉鄉人榮之翼日子高相過從語余曰吾祖第之東偏治隙地構亭其間旁植花竹中列圖書以為藏修游息之所題曰求志江州守劉公楚奇記之

名人勝士詠歌相屬幸序次其說予復之曰君子之學莫先于立志此志一定可以通天地貫金石以之為學則進而為聖為賢此志也施之于用則為民立命為世開太平此志也窮之所養達之所行皆不離此志耳古之君子如伊尹耕乎有莘誦詩讀書樂堯舜之道及湯舉以為相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皆行其素志也近世大儒有曰志伊尹之所志今君名所居之亭曰求志其將以科第為志抑將以伊尹之志厚自期待也志乎伊尹則道德日趨于成功名不期而立志乎科第則與世之志富貴者等非予之所望也子高年壯而氣銳質美而好學能審于求志決矣尚喋喋乎期言者責善朋友之道也

老幹詩序

老幹者何大叅周公所自號也幹者何老樹之有柯有枝也幹而謂之老者何傲冰雪閱歲年挺然而獨秀也即其類而推楚之椿八千歲秋八千歲春若可謂之老

矣而其言荒唐殆難信西若木東扶桑枝葉亘乎萬里繁陰比乎宇宙若可謂之老矣而廣翰寥廓殆不可得而見也然則是幹也萌芽乎鴻濛之始長茂乎太極之域與蟾桂同芳而不矜其秀與天地同久而不謂之壽斯可謂之老矣而其說非輕見也詩之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召公維翰釋者曰翰者幹也謂其皆為時之楨幹也公蘊經濟之材任棟梁之重優游廊廟之上則論道德陳訏謨使明堂奠安而屹擎天之柱此公之為幹無異於甫申也出殿南服來旬來宣易斬木揭竿之俗為佃漁為絃歌方數千里涵濡德澤咸在蔽芾之內此公之為幹無異於召公也吾又聞古有華平木者世治則其華平世亂則其華側公樹立之易亂為治斯幹也殆與華平之木並秀于穹壤間其為老也宜哉重為之歌曰幹之老兮嵯峨比蒼生兮陰孔多幹玄化兮宣至和水連理兮海不揚波又歌曰華之平兮海宇安幹之老兮傲歲寒瞻帶礪兮河山詢厥美兮垂不刊

黃則行集杜詩句序

清江之東里黃氏世以科第顯趙宋時名薦書者七人
登科者三人有元至正丙申郡上賢能書于行相國黃
氏之彥曰則行復以春秋舉進士搢紳大夫咸曰黃氏
代不乏賢矣為之文若詩以彰其美分闡定侯樹高門
于其里表曰擢英其榮耀可謂至矣而則行慊然不自
足也閉門却掃利達不入于心闢一室以書史自娛壺
觴籩豆列置左右酒酣激烈則取杜少陵詩長哦高咏

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或問之輒曰吾所欲言者少陵先言
之矣因摘其詩中語集而成詩凡若干首不異其自賦
也遠近多傳誦之從弟則建悼其兄之志不遂欲託
詩以自見也率族人之好事者捐金繡梓以傳于世徵
序其端余惟少陵所遇之時即則行所遇之時也則行
之學之志蓋希乎少陵也少陵志不獲展感時撫事形
諸歌詩以舒其忠憤之氣蓋有不得已耳則行借少陵
語以發其性情其志亦猶是也但少陵羈旅萬里艱阻

備嘗而則行棲遲丘壑與湖山風月相周旋其吟興差可羨也或謂坡仙無取于集句蓋有激而云不可以評是集也讀是集者能無慨然于斯

敬亭山樵圖詩序

文江友人袁文欽示余山水圖一幅曰此敬亭山樵圖也敬亭山在大江之東竒秀聞於天下鮑昭李白之流形諸歌詠亶亶不厭至今讀其詩者可以想見其勝寫而為圖者朱彥和也彥和之大父野翁嘗為江東幙賓

樂其山水之美遂卜居焉至彥和嘗侍其尊甫秋岷為南靜尹山川阻修不勝遽反乎敬亭也而南靜之民懷尹之德愛尹之深攀轅卧轍情終不自己也斯邑遂為桐鄉而秋崖因以為家彥和不忘敬亭山水恒曰一丘一壑吾父祖所經營也殘山剩水吾童子時所漁樵也安得愬然而忘情乎寫之于圖欲朝夕覽觀以紓懷抱耳彥和以予嘗游江左求為之文以倡夫歌詠焉余病且眊諾既久未有以復暨督之急因為之說曰世之高

金定四庫全書
卷四
蹈遠引者恒棲遲巖穴以遂其志而軒冕之士恬于勢
利者每寄興泉石託意雲林所以謝紛囂而樂夷曠陶
情性于物表也彥和之寫是圖蓋不忘堂構之思而超
然山水之外倘驄車出使道過敬亭舊時遺老必能言
高明祖父之事甘棠封植逾久逾昌想徃哲之高風繩
故家之步武措諸事業必將與敬亭相與悠久矣樵云
手哉

青山白雲圖詩序

上谷劉公治臨江上之五年出山水一幅示余曰此白雲
山圖也山在雲州之境先君世業在焉徃昔讀書其中
起居食息惟山是依今馳驅四方與接為構而白雲悠
悠常徃來於懷也遂命畫史寫而為圖時一觀覽以舒
襟爵滯子其敘次其事以倡夫歌詠者余嘗度居庸涉灤
水按轡山谷間所見諸名山不可僂數蒼崖峭壁巉絕
孤立衆水榮紆合流其下者龍門也連峯疊巘樓閣叅
差遺世羽儔鍊石其中者金閣山也層巒秀拔俯挹羣

山白雲時興彌漫巖壑倏焉而舒倏焉而收千態萬變不可名狀者比山之所以得名而白雲所從出也余顧瞻徘徊欲往不果去之十餘年山川勝槩重見于毫素之表猶使人鄙吝都銷矧公桑梓之鄉英華清淑之氣鍾為人物生于是也長于是也藏修游息于斯而先世烝嘗于斯也安得愬然忘情乎宜公之眷眷茲山也觀是圖者思親望鄉之心蓋油然而生矣公成均高第襟度峭整撫茲山之白雲溥八荒之霖雨飄飄琴鶴歸過故山倘獲從周旋尚為公賦之

竹山隱居詩序

豐城之西有佳山水曰竹山地偏而境勝篔簹滿谷篠蕩彌山黃氏世業在焉其子弟之彥曰尚英讀書奉親不求聞于時搢紳士過之者愛其所居幽雅而喜其志之高也因名其奉親之堂曰竹山隱居咸為之賦詠尚英以余聲相聞而道相似也徵序其事夫士生斯世所以與天地參者扶綱常立人紀也隱者潔身獨善長往

不來人之大倫蓋有不能全也尚英之隱居也則異乎是所居之室則高明祖父遺基而肯構也環其居之竹則先世手植而勿剪勿伐也宗祧在焉族姓聚焉歲時佳節從容賓祭衣冠雜遝俎豆周旋二親康強載色載笑羣季俊秀捧觴上壽顧斯竹曰吾親晚節怡愉竹之挺乎歲寒也孫子昏定晨省竹之日報平安也天倫至樂藹然斯堂猶竹之生意流動乎四時也隱居奉親之樂可謂至矣吁昔人之隱有好梅者矣有懷松菊者矣皆隨所嗜好以娛其心志雖欲悅乎親而有所不逮也尚英隱而愛竹內悅乎親而外同乎人其美不亦大乎惜世之人知竹為可好而不能比德于比也洪澳詩人美武公之德惓惓于竹詠誥不厭尚英蓋近之矣尚英系出黃文節源委具載譜牒茲不贅云

秋山行色圖詩序

姑蘇張公舉進第擢膚施令以善最聞超拜臨江副守邑士庶借留不能得邀善繪者寫為圖題曰秋山行

色詠歌以餞余竊誦其詩而為之言曰天地之化流行乎四時而見諸溪山之美者皆可觀可詠可圖可賦不獨秋為然也而名人韻士流連光景每於秋而寓意焉惠連之懷秋也少陵之秋興也鏗鏘金石激越宮商至今讀之者可以陶性情於一時遡高致於千載也公歷秦韓涉吳道途所經耳所及形諸詠歌自有不容已也西風嫋嫋木葉蕭蕭古道荒涼驚沙迷目撫山河之岑寂感昔時之戰爭蓋不勝宋玉之思矣若乃秋空

無雲萬里一碧連山疊巘隱見馬前秀色娛人可攬可挹望太華而笑韓子之狂過首陽而慕夷齊之節高風偉度固可師也歷峴首經大別叔子之碑漫不可識神禹之栢豈無有封植者乎赤壁續老坡之賦匡廬哦太白之詩蟠胸詞氣與兩仙頡頏霄漢間所謂吞若雲夢者八九也余觀公襟度蕭爽與秋同潔風裁峻整與山俱高搢紳大夫士寫是圖以餞蓋善于取譬矣吁包藏造化者秋也蒼茫雲雨者山也成萬物者莫過乎秋產

萬物者莫踰乎山公政教行乎膚施膚施之人既沾其生成之惠矣吾臨江之人獨無斯望乎秋山之澤沾溉者逾廣則詠歌者逾盛公之事業固將與崧高韓奕相為炳煥傳諸悠久豈獨詠歌斯圖而已乎

許承旨同聲詩序

賓興之二年某充賦春官隨兩榜之士以門生禮拜安陽先生于私第因得先生貢院中諸詩讀之藹然棟梁吾道之心而形為治世之音也又數年先生被旨掌禁

林某承乏屬僚備使令未復得先生同聲集讀之則先生家居時與塾客馬明初氏倡和成集者也其音節高雅法度森嚴協乎律呂振乎宮商如鈞天廣樂奏於洞庭之野金聲玉振秩然而有條風起水湧渙然而成章聲文相和可以侔造化可以格人心被作樂者初不知其神妙之至此而聽之者釋然而忘疲充然而有得也因作而嘆曰世言懽愉之辭難工憂憤之詞易美觀於先生之詩而後知其言之有激而非和平之論也先

生以文章政事為時名臣賡歌一堂之上既足以協神
人和上下矣退而家居獨與韋布之士相應荅如鄉音
應聲其志之所存詩之所至豈得窺其彷彿而明初往
復循環有倡斯和材力雄敏如是哉在易乾之卦有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釋者曰上應乎下下從乎上也
夫先生不以道隆望重為矜故能應乎下明初不以疏
遠貧賤為慊故能從乎上上下下之志既同而彼此之
道合宜其播之聲詩形諸歌詠如樂之無不和而得夫
性情之正也古者時巡則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
先生與修國史倘以是詩編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使
讀者消其鄙倨肆之心而作其和平正大之氣則同聲
之效不亦大乎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五

序

致亭詩卷序

元 胡行簡 撰

國子祭酒魯郡王公作亭於居第之側取君子學子以致其道之語名之曰致公卿大夫士紬繹其義殆無餘蘊某讀而疑之以為公之道已推其極若無待於致矣以是而名亭蓋謙以自牧使實浮於名也夫道之大原出

於天天道流行陽開陰闔雖萬有不同其為理則一致也天之生斯人也欲使任斯道之寄則所參乎天者豈有二致哉先生之為道不可窺已敢即其行事而論之公少時隱居嶧山讀書談道雖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已而擢高科登膺任祿賜之充若可以肆志矣而被服儉素出處如儒生此公之道處乎窮達而一致也仕於王朝直道而行徘徊散地而不以為屈激昂憲紀而不以為矜廷論有所齟齬雖斥之外郡而不以為慊此公之道安乎夷險而一致也處己以嚴待人以謙故敷歷所至而稱其善出入成均而館下之士感無間言此公之道著乎表裏而一致也使從容廟堂以大行其道庶幾天下之士知公之所以修己所以治人其道無二致也則名亭以致豈無意歟古之君子名浮其實不以為恥固多有之楊子雲名亭以草玄矣其初也泊然自守若無求於世暨久次不遷乃作劇秦美新以自嚮是不能守其玄也李文饒名亭以精思矣出奇畫策雖足驚

強藩平僭叛而招權納賂終失守身之義是思有所未至也則其心術豈不與名亭之意判然為二致乎甚矣君子不可以不知道也噫先生處乎窮達處乎夷險其表裏一致唯致夫道而能然也世之學者聞公之風尚知景慕况託處館下親承教數載者乎

方壺詩序

海宇混合聲教大同光嶽之氣冲融磅礴而人材生焉西北貴族聯英挺華咸誦詩讀書佩服仁義入則謀謨帷幄出則與韋布周旋交相磨礪以刻厲問學蔚為邦家之光至元大德間碩儒鉅卿前後相望自近世言之書法之美如康里氏子山札刺爾氏惟中詩文雄混清麗如馬公伯庸泰公兼善余公廷心皆卓然自成一家其餘卿大夫士以才諳擅名於時不可屢數若方壺常君河右之偉人也纒總角飄飄然有凌雲氣下筆驚人如不食煙火之語暨長遨遊四方充之以學問廣之以見聞於是其所著述大篇短章咸中矩度鏗鏘詔濩翕

闕宮甯惜其流落江南道廵州縣不得與諸賢頽頽頌
歌清廟以鳴太平之盛邇鄉友宋子與宗人胡震亨往
來京師談公之美不絕口然時亦莫之用也二君一時
作者惜俱已矣惟公之精神老而彌健文章學問與年
俱高俯仰今昔不勝慨然姑識是語以徵來者

秋江詩意圖序

友人吳德新語余曰彭彥德隱居封溪之上篤志于學
處乎市區而超然物表勢利貨殖怡然不動乎心間者

囊琴束書將汎彭蠡觀匡廬游赤壁登黃鶴樓以發揮
其志慮增益其聞見也艤舟將行凡與彥德游者盛供
張以餞好事者遂命善畫者寫之題曰秋江詩意能賦
之士悉形諸歌咏幸敘其事余惟四時之序其造化之
運流行不息而天地之氣絪縕磅礴其至清者莫如秋
其可為感慨者亦莫如秋積潦淨盡淵涵太虛水之至
清者莫如江也水天相摩一碧萬里吾心之清蓋與之
同其清也航一葦於西風納秋光之浩蕩胸次悠然與

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風雲詠歸不啻遇也彥德蓋有見
 于此乎若夫江山之勝風物之美凡接游心目者可圖
 可賦可歌可詠慷慨懷古以寫其胸中之奇固足以振
 文采於一時紹芳躅於千載特騷人墨客之餘事耳非
 有望於篤學君子也櫓聲悠揚棹歌相續舟師催行浩
 不可遏姑以此語識其篇端

贈塑佛像羅孔德序

臨江之瑞筠山佛刹壯麗甲江右比燬于兵歷歲滋久

非無長材碩望代主茲山然莫復舊觀者時來值力弗
 逮也葺屋以奉香火貯輪藏湖間師創之于先大虛師
 繼之于後二公示寂啓原師實來建大殿若干楹規制

宏敞殆復其舊功垂成而不幸逝矣半間上人根參深
 重丕紹宗風緇俗之士咸曰董慧力者非半間不可相
 率狀其事于府大府敬而喜之三邑聞而信之既領寺
 事慨然以興復為己任謂佛菩薩象教未備開南昌羅
 孔德最精于塑遂延之立三世佛像兩侍衛像既成觀

者咸曰孔德之精藝絕倫真得三昧手也夫畫之與塑
藝雖不同其肖品物之象一也繪畫之事存乎載籍者
且可考獨像塑未之聞焉竺乾之事佛者以旃檀肖其
像則刻也非塑也漢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祀不用牲惟
焚香禮拜其像則範金為之亦非塑也然埶埴為象疑
始于此李唐有楊惠之者與吳道子同學子畫見其能不
及遂去學塑其藝既精與道子齊名近世有以工于塑
歷官正奉大夫號曰劉正奉具載虞文靖公所為記孔
德既師事之且其藝精也孔德絕葷酒篤志禮佛嘗誓
曰願一心塑佛像如佛生存後果於靜夜見之宛然如
佛之在目也余謂佛之道存乎其書求之吾心可得而
知也佛之道寓乎其像欲人之因像而生敬即像以觀
其迹即書以求其心佛之道在我矣孔德遊諸名山見
先覺之士尚以是說論之

建溪序

郡城之東三十里士有隱者曰黃則建氏隱居獨善不

求聞于時治別墅植花竹牕戶瀟洒圖書滿家日藏修
其中客至則莫茗清談亶亶不倦高標雅度見者莫不
敬之嘗名其室曰建溪今竊疑而問焉曰建溪出自七
閩古荒服之地禹貢未之紀江右多佳山水而桑梓之
邦也先生不取之近而徵諸遠果何意哉或曰建植木
也木挺然上秀旁無附枝郡因是得名溪亦以是名也
建溪出自武夷山山有古神仙遺迹溪流縈迴山麓佳
茗異卉自唐迄宋名人韻士多形之歌詠先生素慕其
勝而以之自號也余聞斯言矍然曰吾知先生所以自

號矣余南窺五嶺北渡灤陽雖荒徼絕塞山水多佳勝
然皆湮塞無聞蓋山水雖陞必因人而勝始著于世也
建溪自紫陽夫子講道于其中遂為闕里則建溪乃道
學之沅孤也接瀟洛通洙泗淵源脉絡所從來遠矣論
河海者必究源委觀河洛者尚思禹功吾黨之士讀紫
陽之書溯紫陽之學慕其地想其人安得與則建泛銀
漢之槎俯臨九曲之溪招紫陽于渺茫共喚漁郎而倚

棹長歌乎士曰唯書之以為序

送合流定巖上人遊方序

友人余季璋氏訪余蕭洲寓舍言曰吾居于雪溪之南距橙湖六七里而近湖之畔有寺曰合流兩來水環之而過寺因以是名學佛于斯者多博學苦行之士朗上人月底為巨擘月底以才名辟天界寺書記在職幾年搢紳莫不敬愛方將奏授大刹以疾還家而卒其大弟子泰定巖能傳朗公之學禪林咸加推重今欲縱遊四

方以廣其聞見士友咸賦詩以華其行幸敘其事余惟男子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則賦遠遊者吾儒之事也定巖儒家子奉父母命而學浮圖法今賦遠遊搢紳大夫士暨叢林之尊宿片言半語皆足以表其所學豈非欲貫儒釋於一家究其同異之所以然乎夫自鴻蒙判鰲極立天地之所以定位日月之所以代明陰陽之所以運行山嶽之所以流峙同此道也同此理也人生其間與天地參其道同也其理同也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生乎東者不異乎西之人生乎北者不異乎南之人也吾夫子生於華夏其所以教者兼善天下之道釋氏生於竺乾其所以教者獨善其身之道也設教不同皆不外乎是心耳定巖持是說而行四方就有道之正必有發余之所未發者歸而劇談當必有以語我

松雲圖為半間禪師序

盈天地之間惟萬物然物之可怡悅者亦隨意之所寓非必動心駭目之觀始愜所欲也有道之士雖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若昔賢之愛蓮是也臨郡半間禪師嘗歷彭蠡泛岷沱登姑蘇遊錢塘山川之美都邑之壯宮闕之麗古今名勝遺迹凡接于耳目者咸足廣聞見資禪悅而紛華外物漠然無所動乎中歸至臨江卓錫故山郡邑長吏緇流士庶咸尊其賢屈主慧力禪寺會朝廷設官以掌其教徵拜僧綱置署于天寧寺東偏禪師朝出而治其教事事畢即還慧力燕坐方丈觀松上之雲與造化相周旋常曰松豈吾徒而雲豈吾友也植

物之剛而正者莫如松貫四時而長青傲歲寒而獨秀
挺然孤高不倚不阿猶吾之卓然自立而常特其堅定
之力矣始乎一縷亘乎太虛其來無端其去無迹卷舒
隨時變化不測猶吾之心無所住而應變無方也然豈
昧于玩物喪志之戒哉亦因物之近似于道者以寓吾
因而寄吾興爾天地之物可觀可詠可好可樂者皆在
吾心奚獨松與雲乎吾因寓意于斯不留意于斯也禪
師世本儒家通內外學余聞斯言而喜其道之合也因
次第是語以為之敘

送黃立誠遠遊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
表男子之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沉
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
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言以華其行因語之曰士
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驚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
進德修業歸為親榮也為親者熟不望其子之遊卓然

有立于世哉所謂詹在側而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詹
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為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為
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
為之志其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
下寓之于目求之於心其進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
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匡君之遺躅航岷流之浩渺觀
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著草神州赤縣
之壯黃河太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悅乎心
目而廊見聞也高歌慷慨抒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
遊不啻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繹之曰尊德樂義遊
之本也兼善獨善遊有遇否而道不易也徵諸斯言先
立乎其大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奚患乎錦
衣歸覲疊且拜高堂當舉觴賀子非復吳蒙足以悅親矣
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

送李克恭序

唐西平王李晟有大功德于當時故其子孫蕃衍盛大

累數十世而不替凡氏以李泝以西平者皆其後也西平之子憲嘗官于袁遂家焉吉之谷坪李氏則自袁而分也當其盛時文學仕宦赫然為江右之望今雖為清門然猶能守其詩書之業也自谷坪而遷于玉峽之東則克恭之袁祖也克恭幼嗜學有卓立志郡邑聞其能欲辟之為掾克恭曰郡邑事繁而務夥非吾所能也俾佐司征乃就職既逾年沿例得請遂束書言歸其所事之長官咸留之而不能也徵文以華其歸因為之言曰

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位之崇卑祿之倉薄咸有所不計也親在求榮親而已固非以為自謀也不仕而處乎山林則讀書講學隱游鄉里富貴利達恬然不以動心獨善其身而已矣克恭之出而仕也非有貪祿利之心其得請而歸也非有傲世之志皆適其宜而已克恭家世事業備載譜牒茲不復書他日儻經玉峽徑造竹墅相從清泉白石之間當為君賀曰仕宦之樂何如隱居樂也咸曰仁者贈人以言斯言可以贈也遂為

之書

其二

余嘗觀中庸論達道有曰朋友之交蓋朋友乃人倫之一其關係世道甚重也士生天地間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友挾也貴為卿相而下友匹夫固不為詘以至賤之人而上友至貴者自不為僭其所以友者切磋琢磨求以成德不以其富貴而相友也能取友則可以成吾德矣世降俗薄友道不立面相

面友而落窞下石者比比皆是有能敦尚雅道以全朋友之倫固可為世道勸然罕見也士大夫之論交際者曰同寅也僚屬也其次曰座主曰門生曰舉主曰故吏分雖不同而皆有朋友之道焉至于奕葉猶講世契之好不以久而廢也玉峽李克恭世為名家蚤以材能著郡邑咸辟為掾不屑也郡城司征所職上自長官下暨執事者莫不稱其善也近得請還家長官咸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徵文以為贈余惟官若吏雖職任大小有殊

然居則同署事則連書是即朋友之道君子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克恭之事長官可謂盡敬而不諂矣長官之
待克恭可謂能盡其禮而不瀆矣上下之交兼盡其美
非能全夫朋友之道能如是乎余喜其足為薄俗之勸
故不辭而為之序

說

一如說

萬安詩僧純謁余而言曰某儒家子也方總角父母命

之學佛今雖服釋氏未始忘乎儒也故名純字一如取
中庸語幸繹其義予謂天地以一而成萬化人以一而
具萬理一元之氣流行乎兩間陽舒陰慘其變不可知
所可知者一理而已人位乎其中唯純乎一則與天地
參而其道非聖神不能也通儒釋于一理會萬理於一
原因其可名而至于不可名因余之所已言而極于無
言一如之道成矣贊曰天地之道皆原于一人亦有之
參為三極私勝欲昏如雲蔽日擴而闢之雲散日出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皎靈臺變化莫測萬理一原罔間儒釋

黃氏子字說

幼名冠字禮也字而為之說欲其循名思義求以進德也姻友黃氏名實字立誠皆父兄師友命之而求余繹其說余觀其大意言進德修業以忠信立誠為二事之本其用或殊而體無不同師友之名子曰實而字以立誠誠之一字足以包體用貫天人而道之大小皆在其中也子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則極天下之至誠

而無一毫之不實學者必盡誠之工夫然後可以語此也蓋誠之體無所不包而用之見於外者無所不備小而一言一行大而三綱五常皆有是道也誠之在聖人者不敢妄論今以學者言之處乎家庭行乎州里事父母能竭其孝交友能篤於信至處於夫婦兄弟莫不各盡其道而實理之行乎其中者皆純一而無妄一言之發一事之行皆無一而不實日積月久循循有序誠之之功可以漸而進矣如是而不謂之立誠不可也吾友觀

之大易之言參諸中庸之旨誠之道不外是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尚其勉之

周氏子字說

余假館蕭洲之曲郡庠弟子員多從余游清江周銓其一也銓嘗偕其弟衡謁余而言曰銓昆仲二人祖若父命之名矣尚未之字也幸先生為之字而繹其義余遂字銓曰士選衡曰士權為之說曰銓衡之為言欲銓量人物俾得其平也天之生材必為世用但愚智或殊

材有高下代之掌銓衡者必精加甄別而察其孰當孰否其材堪經濟者寘之廊廟材堪牧守者擢之方面黼黻皇猷者有之面折廷諍者有之隨其才器大小用之各當其選猶權之稱物輕重各適其用無不宜也虞選于衆而舉皋陶殷選于衆而舉伊尹選之得其道用之盡其材皆持衡之合乎中正而用無所私也虞殷選賢之公不可企及後之掌銓衡者如高孝基裴行儉猶有知人之鑒而銓衡亦合乎權也子之昆仲銳志于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余以士選權為之字欲其異時擢高科登顯仕典天
官之三銓權衡天下之士俾人材之效用于世者咸稱
其選則掌銓持衡之美颯颯乎令譽矣賢昆仲其勗之

尚志說為王公玉述

君子之學莫先於立志此志一定可以參天地育萬物
可以通鬼神移山岳志之所向莫不如意古之人所求
必遂所欲必成皆由此志而充之也會稽王先生篤學
尚友恒以古人自期特取孟氏語名其讀書之齋曰尚

志徵余為之說余何人也足以知先生之志哉竊聞之先
生曰孟氏之所謂尚志仁也義也天下之大四海之廣
凡其蒼蒼而生林而處稍有知覺者莫不有斯志也拘以
氣稟蔽以物欲能全其志者幾人哉夫修之於身見之
於事居家而事親從兄此仁義也見之于親賢愛物亦
仁義也曰仁曰義非有至高難行之事患此志不立耳
志立于此而仁義在我矣近世大儒論士之志有三曰
道德曰功名曰富貴富貴不足言矣志乎道德即仁義

也三代而上賢聖代作道德功名混為一途姑即伊尹之事論之佩服于躬而力行之者道德仁義也推之以伐夏救民則功名事業也能志伊尹之志即孟氏之尚志矣三代而下士習庸鄙漫無立志能自樹立者惟孔明耳孔明之志志乎功名者也道德仁義蔑之有聞耳嗟乎時有古今志無古今今之人即古之人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之心有是心即有是志矣不能尚知不知有仁義也今先生能尚知矣曰道德曰功名在力行何如耳余悉以言焉先生曰吾志矣子言然矣請書之置諸座右朝夕觀焉

欽定四庫全書

樗隱集卷六

銘

讀易齋銘

元 胡行簡 撰

東原為文獻之邦名卿碩儒代產其地往嘗校藝秋闈
士子試於有司殆七百有餘鐫額所取纔二十人耳穆
螢德敬其一也德敬名其齋讀易徵為之銘銘曰混沌
未分易道已具混沌既分易道斯著肇自上古庖犧挺

生八卦將畫馬圖斯呈人文昭宣聖人代作易書大備
施及濶洛更互演繹理象昭明大易之道粲如日星嗟
世之人咸知有易卜筮斯尚孰能探賾猗歟穆瑩刻志
窮經動靜語默惟易是徵吾心之微參乎造化易具諸
心匪由外借理象事物一本萬殊體之吾心驗之易書
在昔玄聖韋編三絕勉旃力行庶幾有得

芸閣銘

豐城胡仲恭建閣度書題其顏曰芸閣書香徵為之銘

銘曰豐西胡氏藏書有閣經史子集萬卷參錯藏書孔
多何以辟蠹爰采香芸密寘防護積而能如日之東循
序而進日行太空猗維仲恭士林之英閉門卻掃矻矻窮
經聖賢事業布在方策致知力行是效是則積而不讀
與無書同孰云糟粕道在其中我述斯銘匪為誇美爰
集格言勗爾孫子

題跋

題江山萬里圖後

天下之山莫高於西北天下之水莫盛於東南禹貢九州其廣輸所及東南西北相距各萬里俱可考見惟鄒衍言九州外更有大九州事非經見不可臆知也清江某示余江山萬里圖能賦者多工為詩文形容其美余竊惟某之寫是圖蓋欲觀山川之源委究脈絡之會通以進德修業非特資覽翫娛心志而已山川皆始于徼外而達于中夏禹貢言道守山其事有五言道水凡九而水之最大者江也河也山之巍然高且大峙乎四極者

支分條析悉可知矣今以江之發乎岷山者觀之可以論為學之事岷江之東注也歷白鹽過赤甲層崖峭壁橫亘乎左右瞿塘灩澦齟齬乎中流拂其順流之性而激之以橫潰者比比皆是也然朝宗之勢孰能沮之哉出巫峽下夷陵則滔滔而流達于海矣君子之於學也蓋猶是耳始之為學扞格而難入猶江之縈乎崖石也中焉有得猶江之并納百川漸至廣大也終之所至浩浩蕩蕩邈乎不知其所始茫乎莫測其所終猶江之合

乎鉅海渾淪無間也觀乎水斯可進德况觀之長江萬里乎宜諸君子觀是圖喜而詠歌之也某年方強仕篤志有為措諸事業如山之高如川之方至尚於斯圖有徵焉

跋蘭亭帖

右軍蘭亭世之善書者臨寫最多惟吳興獨得其真觀蘭亭所藏此卷筆意流動疑吳興寫時必有神助也嘗觀吳興蘭亭跋語其所見墨本無有同者則刻者互有

得失也右軍初本後唐摹勒于石契丹滅石晉以瓊巖畏之而北契丹主殂軍士爭取玉帛此石流落民間為孫學究所得後宋景文公復購得之即今所謂定武本也近世吳副樞之孫以此石歸之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其家廢不知又流落何處但此帖乃世間至寶當必有神物呵護之他日出為世用與汾陰寶鼎同為瑞物也

題袁叔正學士鹵簿儀後

竊觀前代帝王勲業之盛非得公卿大夫士作為文章以發揚潤色則其事雖載之史冊終不能膾炙人口以表著天下後世周宣王石鼓尚矣漢唐之君功烈雖陋而至今炳炳烺烺耀人耳目者以司馬相如楊雄柳子厚韓昌黎之流為之鋪張而極其聲容之盛也我國家混一海宇治底隆平英宗皇帝承重熙累洽之餘肇修鹵簿人物儀衛之盛蔚然為一代偉觀沛國袁叔正氏紀之歌詠使太平盛典與雅頌相為悠久漢唐不足倫矣

碑

清江鎮晏公祠廟碑

清江鎮舊有晏公廟歷世茲久莫之改作謁而記者見其隘且陋欲撤而新之不果洪武甲子里人彭士寬慨然曰神食于斯永福我民而廟貌不足揭虔妥靈非缺典歟凡徼福者聞其言或助之金或輸之粟以相其役乃度地于寶金山之側建殿庭立門廡規模位置增其舊數倍既逾年弗克就郡守錢恕還自京師過而嘆曰獨

力之難成也如此乃捐俸以為之倡于是鄉邑官吏咸相率鳩貲以相其成不待勸而能也遠近之見者聞者爭效其力逾歲月竣事里父老士庶擊牲醴酒告成功于神咸願勒石以紀成績前守以屬予因次第記其說以為之文按郡乘鎮之地故金陽縣也山川英淑之氣代產異人以廟食于斯聶公友喻公法先是也公生乎是鎮與二公匹休祠而祭之亦宜也稽諸禮經能為民禦災捍患則列之于祀公之威靈始乎鄉里著于江右

南至湖湘東暨京口以至川峽河海莫不仰其英風欽其矜嚮上自朝廷下逮士庶舟楫之行材木庶物之運猝遇風濤之險徃徃叫號神明其免于危難之餘而措之坦夷之際易危而安知履平地祠宇所在晻然相望矧公桑梓之鄉可弗加之意乎禮莫大于報本不于祠祀致恭不可也公生有異質善事父母人稱其孝生為孝子歿為明神故宜默扶世道與天地相為悠久也若其始生其卒葬年月勒之碑陰茲不續為之書乃為之

銘銘曰鹿渚之濱江山勝處葛峯南來蕭水東注挺竒
毓秀猗地之靈篤生異人為時之楨濟物以慈事親以
孝為己為人克全其道生為孝子歿為明神功在國家
澤在斯民河海湖江惟神所職舟楫無虞咸戴神力禦
災捍患崇德報功神溥其惠人效其功寶金之山新宮
所在桑梓之邦萬世攸賴神靈有赫廟貌斯虔護國利
民永矢弗愆

重建喻公真人溥濟廟碑

太極判鰲極立峙而為山沅而為水其山水迴合之處必
有神主之郡城東三十里有芳洲曰中勝前俯大江
後枕溪流葛峯屹其東蒙嶺矗其西湄湘玉峽襟帶其
南豐水錦江鯨亘其北互相映帶而洲居其中若翠水
環蓬島英華清淑之氣挺生人傑不為烈士則為明神
若太尉陶公侃真人喻公法先生于斯居于斯太尉之
先鄙人而隨母湛氏長于是皆而鄉邦之光與山川相
為悠久也真人生而聰穎篤孝于親潛心造化恩與神

明居富商鉅賈舟楫往來即真人問休咎敏發提中如響之應聲莫不懸合郡縣上供之物運輸京師公私懋遷之貨經涉湖江猝遇風濤之險致禱于真人即拔之顛沛之中措之安全之地威靈烜赫四方之聞見者無敢不敬也臨郡以其事白之于省憲轉以上聞制封公為神公薄惠真人廟額曰中勝洲溥濟廟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文其事于石樓臺殿閣棟宇翬飛穹碑雄文光采煥發蔚為江右偉觀遐邇所共瞻也歲壬辰悉

燬于兵舉日惟荆榛瓦礫過者莫不盡傷郡人爰募衆力建數楹奉真人香火為庶民乞靈之所至大明洪武十有五年里之耆德應衆請典供祠事遂畚瓦礫闢荆榛重建水府龍君之殿真人之宮致敬之庭暨分祀之祠以次第成規模位置悉復其舊里父老嘖嘖稱嘆咸曰新廟翼翼雖神靈所致興造歲月不可泯也宜勒之貞珉之彰神之丕績乃相率徵為之文余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有虞猶然宜歷代敬共神明也稽之于禮凡為民

禦災捍患必崇祀以報比暨河淮南連荆益吳樯楚柂
咸宥庇燾而神霄督府晏公代天宣化靈應昭著又真
人之高第弟子也崇德報功咸載祀典嚴廟貌于所生
之鄉俾人知水木本源之意宜也真人生于宋開禧甲
子三月至元中統壬戌二月端坐而化子仲昭有道術
人信嚮之真人孫曰權曰衡咸克世其家洪武七年朝
廷聞神之靈跡遣使致祭恩寵隆厚與廟俱新吁盛矣
銘曰大江之西兮豫章上游仙水孕秀兮中勝之洲地
既靈兮神所都護國庇民兮揚天休神依人兮人依神
安厥止兮將奚求民戴神兮為其司命神祐民兮降福
孔道廟貌再嚴兮祀事修雲風帆檣兮百無憂神之出
入兮龍為輶水不揚波兮安流歸安斯廟兮綏我民瑶
圖同久兮萬歲千秋

傳

廖節婦傳

婦姓陳氏淦之仁和里人也幼聰敏嗜書史姆教以五

七言詩輒能成誦所受書過目不忘每讀烈女傳慨然
想其為人處父母之側昆弟姊妹之間未嘗有過恪守
女則宗姻亟稱其賢甫及笄擇所宜歸咸曰此賢女也
必得婿之佳者為之配廖氏世姻也家豐而子且才遂
歸之相夫子以順事舅姑以敬動無過舉舅姑沒喪葬
合宜踰數歲夫以疾終志欲從死勉之者曰撫遺孤以
承宗祀義至重也舍生而不合乎義奚取焉遂弗果服
除有欲奪其志者仰天嘆曰山可移河可塞吾志不可

奪也遂篤訓子期亢而宗歲時伏臘奉祖禰睦姻族豈
儉適宜曲盡禮意閨門肅穆庭無間言凜然自持皎如
冰雪深可嘉也前史氏曰虞周盛時教明于上俗美于
下婦人女子咸有貞信行春秋戰國守節自誓者昉見
于載籍世教衰而後節義之名立豈不信歟歐陽子大
書斷臂之事以愧長樂老益足傷矣陳氏女之廖氏也
兵燹方寧家業凋墜處乎艱危之中而秉心不渝卓然
有烈丈夫之風視世之以利害為心臨艱而易操者蓋

亦可感也已

墓志銘

元故朱公墓志銘

人才之生於斯世必為邦家之用然國之取士非一途
士之效用非一藝皆可以立功立事黼黻皇猷漢張釋
之司馬相如卜式之儔皆以資入仕其事業照耀簡策
使自立得位以行其志固不出三君子下必有可傳于
世者豈止如是而已公諱升字自立姓朱氏世居豐城

之西航川先世以儒起家祖申甫宋太學齋諭父明道
承務郎瑞州路蒙山權銀提舉公生而聰敏甫數歲從
師學所讀書輒能背誦稍長入郡庠江右儒學李公建
心時為教授一見竒之天歷庚午河淮以南大飢詔募
民入粟拜官有差公首應詔擢南康縣尉盜肅民安監
常德府稅課增於舊擢江州路司獄廣平秦公裕之時
為太守廉能自持待僚屬以嚴而有加禮府中事與公
商議條令合宜秦公甚敬之未幾丁外艱喪葬悉從禮

制服闕擢登侍郎監南昌之石馬稅地當要衝商賈輻
輳增于舊十倍前之司征者收羨餘悉歸私帑公悉還
之官一毫無所私改監常之宜興稅浙最富庶涖事一
如石馬時陞兩浙都轉運使監常司令階從事郎將趣
裝之官而潢池之囂起矣公事親孝律已廉處宗族以
和交朋友以信凡承上接下雖不妄與之交而謙恭和悌
亦未嘗失色于人延師教子皆名進士若邑李廉行簡
朱倬孟章學官鄒連平仲禮意濃厚久而彌敬是以階

庭子弟彬彬尚文義方之效彰彰在人耳世家大族足
以為法焉公生于至元二十五年戊子至正十四年甲
午六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娶李氏丁氏
黃氏皆大族長子光孚瑞州路高安縣丞次德孚孫男
六人公輅公輔公軾公衡公輦公輓孫女四人長順正
適熊景略次適廖禎次適漆固次順柔適熊齒曾孫男
十四人桂孫玄生以常正常熙孫璧孫申生富生鍾孫
惠生澄孫菊生權孫祖保曾孫女九人歲甲辰二月十

三日卜兆于南岸之源銘曰生長昇平游宦昇平福祿
攸同壽考且寧生為良吏歿為良臣社未見屋蔚為
全人噫公之位未及顯才未及施周旋郡邑筦庫之餘
已知其有猷有為高風令聞固將傳之永世而綿綿福
澤尚霑漑乎來裔也前奉訓大夫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胡行簡撰

行狀

水谿鎮巡檢趙公行狀

公諱嗣椿字思齋故宗安僖王之裔世居開封府之浚
儀遠祖某官遊江西遂居豐城再遷臨江之清江鎮高
祖望之朝列大夫刑部尚書兼江西提刑觀察節度使
封浚儀公娶魏氏封浚儀郡夫人曾祖鋤夫十二齋諭
早世娶何氏守節自誓宋旌表其門封貞節宗婦夫人
奉勅葬于本鎮龍溪之原祖時彥授儒林郎修文館學
士代祀南岳號秋碧先生娶王氏封宜人父若原授承
直郎淮西道營田司提舉性慕善好施與集賢院號清

隱先生娶皮氏公幼失怙恃卓然有立志敏于為學辛勤起家內睦族婣外交朋友咸中禮節其居家以延師訓子為務處乎鄉里恒觀其以和順為先為人解紛排難人咸服其公心海宇熙洽當道貴人交為之薦初授湖廣水谿鎮巡檢秩滿還家不樂仕進遂遨遊於江湖間以適己志壬辰歲鄉民弄兵家業折蕩遂徙居南昌上柴巷甲午歲十月朔以疾終于正寢公生于元貞丙申得年五十九歲娶胡氏子男三人長古訓娶聶氏張氏

次男幼男皆沒于兵亂之間孫男四人長驥德次晏弟次晏孫幼愚孫惟公故國世臣之家前翰林子昂趙公皆族序也值文恬武嬉之際使攄其素蘊周旋裸將之列何官不可為乃小試徼巡翩然歸隱放浪江湖間無所齟齬于世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者庶乎近之矣潢池弄兵賚志以歿悲夫兒為王臣從事藩閫親存祿弗及養親沒斂勿及視葬不克備禮則重可悲已僕與古訓有通家之好因次第其事以乞銘于當世立言君子

尚矜其志而文之當不忘顯揚之盛德也



